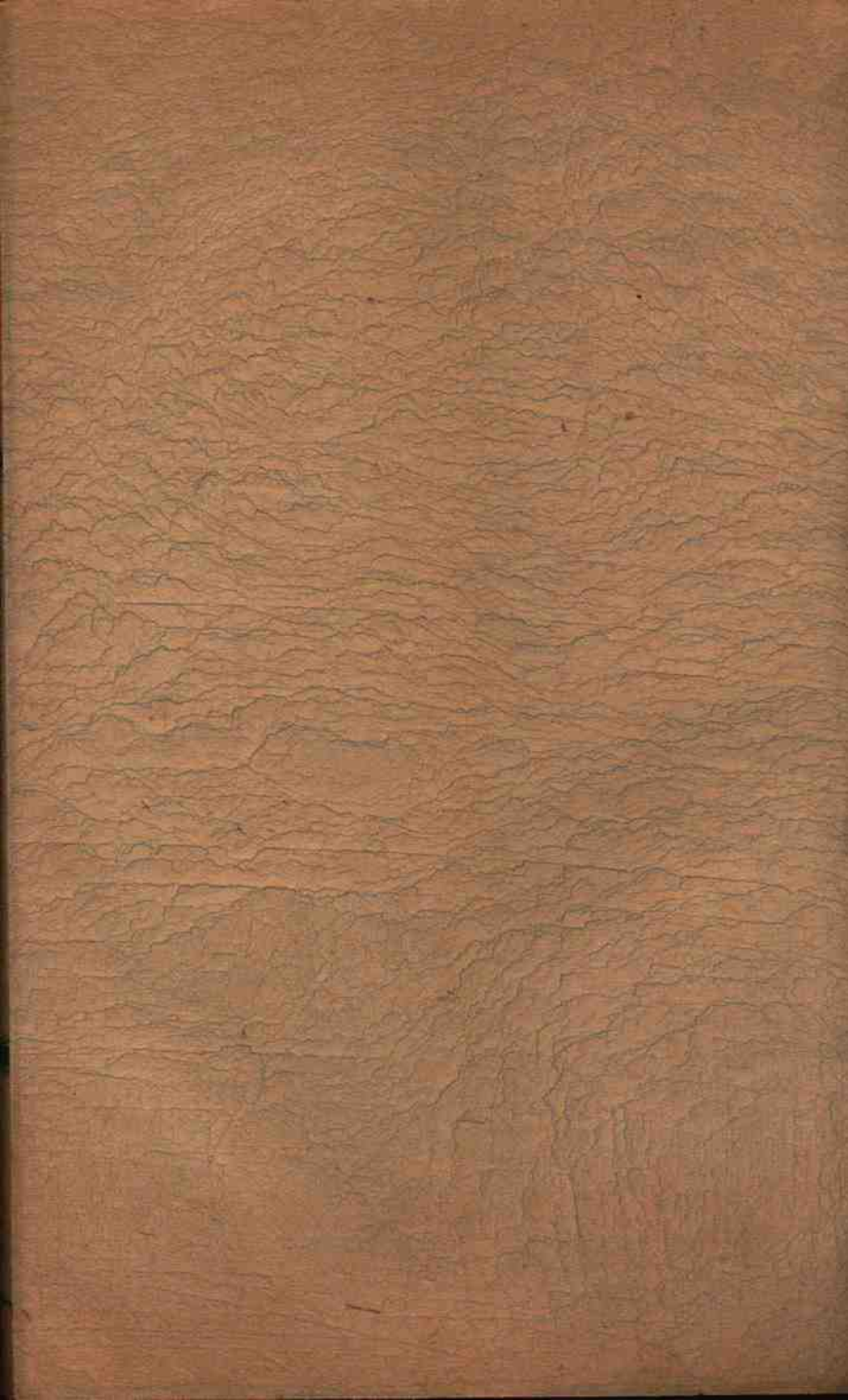




魏志卷十四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寶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

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違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違計將軍終敗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兖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雖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

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

者怨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聚祇已率屬

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

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

其上一日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

居鄆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

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

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

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

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而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

隱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

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鄆將北面而事袁紹夫

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耻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爲尙

書兗州尙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

太祖不聽請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

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

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
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尙譚尙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
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
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
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
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
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開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
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比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
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昱性剛戾與人多忤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
還開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忤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
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

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

多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顯維
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夏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郃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東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

之邊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

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會大臣與

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

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述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

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

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

才壽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

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傅子

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張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解

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憚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

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

美以儉率下興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督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皇帝權說言或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何德以堪之也嘉又征呂曰紹方北據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

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事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

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

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

許貢客所殺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

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速東征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仇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

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關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

州譚爲尙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

侯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據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尙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

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

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會而南征尙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勦

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軍于

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遠於事情太

祖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

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

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

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忠孝節義未嘗身念功惟懷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固封縣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

其淵源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帳席東爲呂布西取眭固斯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遷定烏丸震威遼東以舅袁尙雖假天威易爲指

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其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見理奕字伯益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傳子曰太祖又云哀

見王昶家誠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載奉孝痛哉奉孝惜

載奉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傳子曰太祖與

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贈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

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樂命定事人心乃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敬字泰中

爾何得使人忘之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廩陶長相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

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強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

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冒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爲謀主

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爲應檄到收行

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躡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譴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還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還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尙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袁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慙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

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
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爭得
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
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
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尙依烏丸歸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
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
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我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
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顯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議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且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字末世田單驅墨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當

上之與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繼風沐雨且三十年矣
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
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國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

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
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國則速解便獲
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國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
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
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國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
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
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
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
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
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

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尙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進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尙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尙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隨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璵至乃

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冑嗣冑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漢晉書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曄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

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卿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觀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緣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緣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萬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緣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緣策果乘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蒯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事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觀賊圖守